

通俗故事

石秀探庄

高 参 编写



北京出版社

10511
57/4
(1)

石 秀 探 庄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

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• 印张 11/16 • 字数 8,000

1957年4月第1版 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6,000册

统一书号: T 10071 • 108 定价: (5)0.07元

壹玖陸陸年 壹月 陸日

J247.8
210
鄆州地面，独龙山前，有一个形势险恶的山岗，名叫独龙岗。宋朝宣和年間，山岗上有一座七八百户人家的庄子，名叫祝家庄。庄主祝朝奉是个大恶霸，专门与梁山做对；这个庄子又正当梁山出兵的道口。

鄆州知府看到梁山的起义军势力愈来愈大，就跟祝家庄勾结起来，帮他们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，好让他们堵住梁山的道口，跟鄆州的官兵互相呼应。那祝朝奉仰仗着自己的庄子大、庄客多、地势好，又有三个能征惯战的儿子和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，本来就不把梁山看在眼里。这回他又得到了官府的倚重，就更加猖狂起来。独龙岗上，飘起了两面白旗：“填平水泊擒晁盖”；“踏破梁山捉宋江”。

梁山众头领听了大怒，决定立刻下山，攻打祝家庄。宋江担任主帅，林冲和花荣当副帅，李逵做先锋。三军一直开到了独龙岗前，就在离山岗一里多路的地方，安下了营寨。

宋江在中军帐里，立刻召集众头领商

議怎樣進兵。李逵說：“商議什麼？要打就打。”他向宋江討令，要帶二三百人先殺進去。宋江厲聲說：“休要胡說，到一邊去，叫你再來。”李逵叨嘮着：“打死幾個蒼蠅，也值得大驚小怪”，就走開了。宋江對大家說：“祝家莊既然敢與梁山做對，一定有準備。”林沖也說：“聽說這兒的路徑太雜，進兵以前，必須知道順逆路程。”於是，大家議定，先派人去探明敵人虛實和路途的走法，然後再進兵對敵。宋江當即选派了楊林和石秀，讓他們前去探莊。

楊林也不把敵人放在眼里。他想：“讓我這樣的人探聽小小的祝家莊，實在算不了一回事。”他決定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降魔法師。石秀勸他說：“宋大哥帶來這麼多人馬，莊上怎能不戒備？你這樣打扮，跟常人不同，容易被人識破。”楊林說：“你小小年紀，懂得什麼？我這降魔法師，是神仙一流的人物。祝家莊的人沒有見過世面，一看我這樣子，就把他們唬住了。”石秀說：“我上梁山以前，曾經賣過柴，這回我就挑一担柴，扮成樵夫的模样吧！”楊林說：“這樣也好，你要小心地聽我法環響，不要離我遠了。”計議完了，各自去做準備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石秀就挑起柴担出發了。他精明强干，小心机警。沿路上，他夹杂在进庄赶集的人群里，处处留心，随时打探；见人行事，露不出一丁点破绽来。他看见赶集的人都绕着小路走，大路上一个行人也不见，他自己也就跟着别人走小路。小路上林木叢杂，四下里灣环相似，很难認出路徑来。他心中暗想：大路上一定有埋伏，小路虽能通过，但又容易失迷路途。于是，他就把經過的路徑，附近的地形等等，一一記在心上，赶忙折了回来。他在大路口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等着楊林。

等了半天，远远听见法环嘩唧唧的响声，回头一看，只見楊林头戴一个破笠子，身穿一件旧法衣，手里握着法环，扛着个神牌，一路上大声吆喝：“無量佛，天光地光，早夜神光，佛光普照，邪祟消亡……。”

楊林搖搖晃晃地走了过来以后，石秀連忙放下柴担，走上前去，施了一礼，說：“法師，我的妻子昨夜得了怪病，胡言乱語，也不知是冲撞哪位大仙了。煩法師給消消灾吧。楊林向他点了点头。他就赶紧挑起柴担，把楊林領到了沒人的地方来。

石秀悄声对楊林說：“楊林哥，这兒路徑太杂，大路上想必有埋伏，咱們还是跟着別人走小路吧！”楊林滿不在乎，大大咧咧地說：“我是降魔法师，自然要走大路。”石秀說：“要是碰上麻煩，只怕回营交不了令。”楊林生了气，嚷了起来：“你的胆量太小了，干脆咱們分了手吧！”

楊林不理石秀，只管放心大胆，大模大样地朝着大路走去。不知怎的，他朝前走了半天，竟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再朝前走，还是轉了回来。乱闖了半天，走得他头昏腦脹。他只好翻回头来改走小路。这时已近中午，赶集的人已經走完了。路上不見行人。他走在小路上，往西一拐，是一个擋路的高坡；往东一拐，又是一条深溝横在眼前，就这样东碰碰，西撞撞，直撞到过了晌午。楊林这时心里煩躁，暗想：“悔不听石秀兄弟的話，天到这般时候还是撞不出去。若叫石秀得了首功，我却寸功未立，多么丢人。”

正盤算着，眼前走过几个巡查的庄客来。楊林灵机一动，想了个主意，他大喊一声：“庄上人听着，我是西岳华山来的，見你們庄上杀气冲天，特来給你們消灾。”有个庄客迎了上来，說：“你这道人既是西岳华山来的，我且問



楊林生了氣，說：“……干脆咱們分了手吧！”

（任率英 插圖）

你，路上走了多少日期？”楊林一時對答不上，想了半天，才說：“半年有余。”那庄客眼珠一轉，對他說：“既是前來消災，就隨我來吧。”

不大功夫就走到了庄門。楊林正在暗自庆幸，大踏步往庄里走，忽然那個領路的庄客一把揪住了他。庄客說：“对不起，進庄要搜搜身。”楊林說：“我是降魔法師。”庄客說：“管你是什么法師，一定要搜。”幾個人搶上前去，搜了半天，並沒有搜出什么东西。突然有一個庄客見他緊抱着神牌，覺得可疑，上前去搜神牌。楊林眼看着機關要泄漏，就從神牌里抽出一把短刀來。怎奈一人難敵眾手，楊林雖然扎傷了幾個庄客，還是被生擒進庄去了。

這時候，石秀夾雜在趕集的人群里，不露形迹，早已平安無事地混到了祝家庄的庄門前。

石秀在庄門附近，留心地觀看了一番。原來這個庄子蓋得很好，正好是蓋在山崗的頂上，四下有深深的護城河，前庄門外有一個吊橋。城牆共有三層，用大石頭砌成，約高兩丈。庄里庄外都排列着槍刀兵器，戒備森嚴，門樓上還掛着戰鼓銅鑼。石秀心里暗想：“到底是大哥有見識，若依了李逵，不明虛實，冒然進兵，豈

不要吃大亏？”

庄門上的庄客，对赶集的人挨个兒盤查，一个也不肯放过去。問到石秀，“什么时候有集？”“柴卖多少錢一斤？”“什么地方砍来的？”……問了半天，石秀对答如流，因为他早已跟同路的人打听詳細了。庄客正在搜他的兩捆柴，他机智地向前面走过的人招呼：“二哥，你們等我一等。”庄客見他呼兄喚弟，一定是結伴而行的；柴捆里也沒有翻出什么可疑之物来，就把他放过去了。

石秀走进庄門，只見沿街上家家关門，处处閉戶。几家酒店、肉店門前，都插着槍刀。来来往往的壯年人，每人穿一領黃棉背心，前心后心写着大“祝”字。他繞过街道，見道旁有个荒林，一个穷苦的砍柴老人正坐在那里歇脚。石秀走了过去，向老人施了一礼，就和他坐在一处。

問过姓名，原来这个老人姓鍾离，人們都叫他“鍾离老人”。石秀說：“巧得很，我也姓鍾离，排行第三，人家都叫我鍾离三郎。我是江北的行商，因为折了本錢，不能回乡，只好流落此地，砍柴为生。”老人見他挺老实，既是同行，又是当家子，就乐得跟他說东道西的。兩

人談得很亲热。

石秀問他：“請問老伯，這兒是什麼風俗，為什麼刀槍都插在當門？”老人說：“可見你是剛來的客人，你竟不知道這兒早晚要有一場大戰呢！”石秀說：“好好的村坊，干什么打仗呀？”老人說：“俺們這個莊的祝太公，惹惱了梁山好汉。他們的兵馬已然駐在村口了，想必是怕我們莊的路徑雜，沒敢進來。我們莊主傳下号令，讓每戶人家精壯的男人都準備着，一有令來，都要去策應。”

石秀裝做什麼也不知道，一面幫助老人捆柴；一面大驚小怪地問長問短。他問：“我耳聞梁山的兵馬很厲害，你們這小小的村坊怎麼能敵得住？”老人說：“你哪里知道，我們莊主早就有了準備，跟鄆州官兵也都有聯絡。這兒東邊有個李家庄，西邊有個扈家庄，三莊結下了生死聯盟。只要梁山的人馬一上山，困在盤陀路里，三莊一齊發兵，三路夾擊，梁山的好汉，插翅也逃不回去。”

石秀正想知道這兒的路徑，連忙問道：“請教老伯，何以叫做盤陀路？這盤陀路為什麼這樣厲害呢？”老人指手划腳地告訴他：“你看，這

个崗子从山脚到庄門，大約有二十多里。本庄人都走小路，不識路的，只要走上了这盤陀路，看上去仿佛是康庄大道；走起来却只是左边走来，右边轉去，右边走来，左边轉去，任憑你左轉右轉，也別想轉出这个盤陀路来。庄里的人都这样說：‘好个祝家庄，尽是盤陀路，容易入得来，只是出不去’……。”

石秀忙問：“要是从小路上山呢？”老人說：“你一定是跟着本庄的人从小路进来的吧？”石秀說：“正是，我赶集的时候看見好些人走小路，我只当是抄近道走的，就糊里糊塗地跟着进来了。”老人說：“三郎，你好險哪！这小路上尽是鉄蒺藜、陷馬坑、饒鉤手，你要是一个人走，一定走錯了路，碰上埋伏，只恐怕性命都难保呢！”

石秀听了，便哭起来，跪在地上說：“老伯，我是个归乡不得的人，倘或卖了柴再走，撞上打仗，大路出不去，小路又不会走，可怎么好？老伯伯可憐我，指引我出去的路徑，我情願将这担干柴送給老伯。”老人連忙把他扶起来，說：“我怎能白要你的干柴，你要是忙着回去，我可以出錢买了你的。我把下山的路徑指給你吧！”說着，老人就站了起来，牽了石秀的手，来到了

大道边。

这时候，突然看见大道上开过一队人马，奔出庄去。前面排着二十几对红缨枪，后面四五个人骑着马，弯弓插箭，又有三五对青马，中间拥着一个中年人，坐在一匹雪白的马上，全副披挂，手执一杆银枪。一个个显得神色紧张。石秀问：“这位将军是谁？”老人连忙摆了摆手，等队伍走远了，才悄悄地說：“这就是庄上的军师，想必是出庄布置去了，說不定今天就要打仗呢！”

石秀吃了一惊。他急忙对老人說：“趁着双方还没交手，我要早些回去，老伯早些把路途指点給我吧！”話言未了，只見一排排巡街的庄客走过来，驅散道旁的閑人。老人說：“你看，果然是要打仗。这兒不便講話，你还是到我家暂时躲避一下再說吧。”老人的家离此不远。石秀無奈，只得謝謝老人的好意，担起柴担，讓老人引路，走进了老人住的茅屋。

好心的老人盛了些飯菜，讓石秀吃。其实这时候石秀心里急得要命，哪里吃得下东西？原来他跟楊林出發时，約定日落以前回营交令。眼看着天色快要昏暗下来。他耽心天晚赶不回

去，宋江很可能不等回報，就冒然進了兵。

果然不出石秀所料。宋江看着天色已晚，不見楊林和石秀回來，心里很焦急，就派了歐鵬前去打探他們的下落。眾頭領也都放心不下，齊集在中軍帳里，等候着回音。快掌燈了，歐鵬才气喘吁吁地跑了回來。他報告說：“楊林被擒了；石秀下落不明。”宋江吃了一驚，他原是最愛惜弟兄的，一听這話，他就沉不住气了。各個頭領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要求立刻進兵，好搭救兩位弟兄。歐鵬說：“我看到這兒路徑太雜，大道上不見行人，小路又難認，還是等着回報了再說吧！”這一來，大伙兒七嘴八舌，向他開了火，有的說：“既然是二位賢弟性命難保，就該馬上進兵，不能見死不救。”有的說：“分明是一個被擒，一個下落不明，如何還等回報？”有的說：“再等，恐怕二位賢弟早就被殺害了”……。

吵了半天，宋江也沉不住气了。可是他還下不了立刻發兵的決心。李逵喊叫起來：“大哥，到底是發兵不發兵？”宋江还是不發一言。李逵說：“大哥想想，咱們梁山出戰以來，南征北擋，戰無不勝。就是官兵，也不知被咱們殺敗了多

少，难道就害怕这小小的祝家庄嗎？”大家齐声說他說得有理，宋江又想了半天，觉得自己也許是过分地謹慎了吧。他問欧鵬說：“你可曾探得祝家庄里有什么动静？”欧鵬說：“緊閉庄門，不見一个人馬。”李逵叫道：“还有什么可說，这不明是怯战么？”这一来，宋江才下定了决心，趁着天黑以前，立刻进兵。

林冲原也是很慎重的，如今看着势难挽回，就只好說：“大哥，依小弟看来，庄門緊閉，未必就是怯战，其中也許有詭計。大哥既已下令，还是將人馬分为兩路，一路前去攻打；一路随后策应，才是万全之策。”宋江同意，讓林冲帶着一路人馬随后策应；自己和花荣率領中軍；李逵領着先鋒队伍，搖旗呐喊，擂鼓鳴鑼，杀奔祝家庄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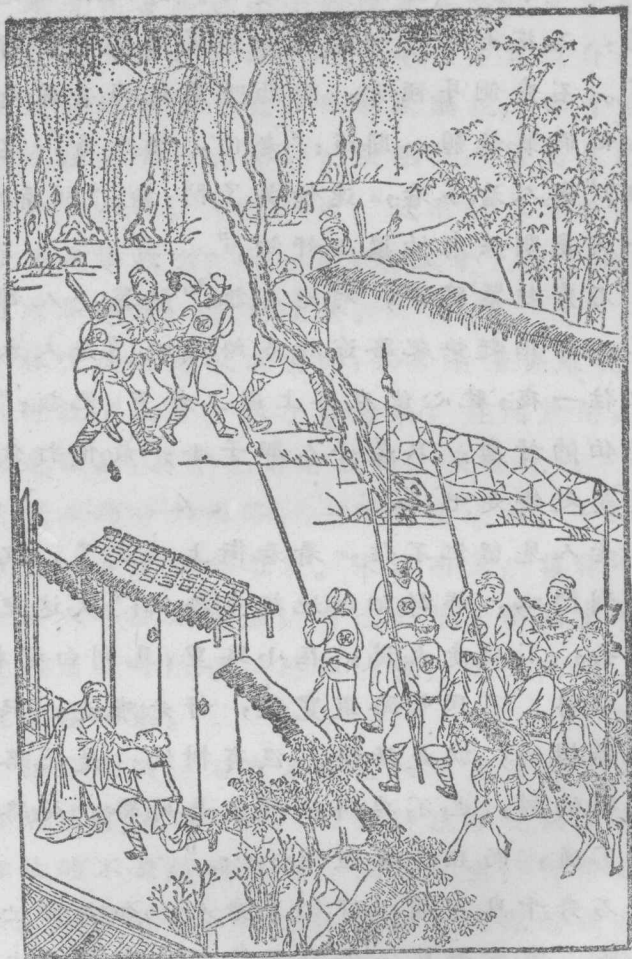
話分兩头。石秀呆在老人家里沒有多久，就听見庄客挨戶报信：“打仗的庄客赶快集合；不打仗的不許随便走动，呆在家里，听命令捉賊兵。”石秀听了，心想：宋江一定是已經进兵了。他簡直片刻也呆不住，恨不得插翅飞了回去。他扒开門縫，向外張望，只見祝家庄的人馬，一队一队地开出庄去；又看見从庄外押

进一个人来，一边推，一边打。这人被脱光了背膀，五花大绑，一边走一边骂着，嗓子都喊哑了。石秀侧耳倾听，隐约听见这声音像是杨林。他假装镇静，问道：“老伯，您看看，这人是誰？”老人看了看，连忙关了門，說：“別看啦，这一定是剛捉来的梁山奸細。”

石秀赶紧跪下，对老人說：“飯菜小人都吃飽了，老伯赶快把路途指点給我吧！”老人本想留他住一夜，耽心他在路上遇上好歹。他說：“多謝老伯的好意，只是小人胆子小，最怕打仗，我还是赶快走吧！”

老人見留他不住，看看街上人少了，就把他拉到門口，詳細地指点給他：“从这兒走出庄去，不要走大道，在小路里，見到白楊树，就往右轉。不用管路道寬狹，好走难走，只要有白楊树的，就是活路。沒有树的，是死路，若有别的树，也不要轉，那也是死路。死路不但走不通，而且还有埋伏……。”

石秀千恩万謝，辞別了老人，匆匆忙忙就要上路。突然看見一个帶着槍的庄客朝着老人的房子走来，石秀急忙一閃身，在房門后躲了起来。原来那个庄客是給老人的兒子取棉衣的。



石秀說：“……老伯趕快把路途指点給我吧！”

老人听说自己的孩子被派去守城，很不放心，罗罗嗦嗦地问长问短。石秀正不耐烦，忽然听见那庄客说：“钟离老伯，今天晚上打起仗来，咱们的人头上都插着白雁翎。若是没有白雁翎在外边走动，抓住了就当梁山的奸细办。”

再过一会，庄客拿着棉衣走了。老人赶紧关上房门，对石秀说：“三郎，刚才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？没有白雁翎，你是寸步难行，我看你不如在我这儿过一夜，明早再走吧！”石秀说：“老伯伯，你这里时常有人来人往的，我在此多有不便，老伯若有白雁翎，还请借我一用。”老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白雁翎是军中之物，老汉我这大年纪，哪里来的白雁翎呀？”石秀本想硬闖出去，转念一想，“我纵然拚得一死，也还是无补于事。”只好耐下性子，在门外不眨眼地张望，等待着时机。

石秀这时候心里又盘算起来：大哥的人马上山，不識路途，若走大路，必然走不上去，若走小路，也还是走不通，倘若杀不过来，就此作罢，也不至于有什么折损吧！——他没有料到：李逵竟是一帆风顺地杀到了庄门；宋江所率的中军随着先锋队伍也早已杀到了庄门前